

民眾不安地低語著謠言，騎士們也各個繃緊神經，深怕自己會因此受牽連。他們在上班時沉默地監視著街道，直到各自回房後才獲得了短暫的平靜。

這樣很不好。約書亞安靜地想，但他也無可奈何。被鞭子親吻而生的傷口已經好了大半，他也已經歸隊進行著簡單的巡邏。

「等我一下啦——」嬉戲的孩童奔跑著經過，男孩們笑鬧著，互相推促著彼此。一個瘦小的男孩賣力地跟在後頭，卻在一個踉蹌下跌到地上。

約書亞緩緩走向男孩，微微傾身並慢慢伸出手。

「你沒事吧？」

男孩一瞬間眼中閃過了畏懼，但很快那抹恐懼就被埋藏。他小心翼翼地搭上青年的手，撐起身子後立刻跑了起來。男孩氣喘吁吁地呼喊著夥伴的名字，試著盡快地追上他們。

騎士直起身子，目送著那孩子的離去。但沒多久，他被另外一個聲音給打斷。

「不好意思，我有些事情想要詢問您。」

約書亞轉過頭，他抿住了嘴，不讓自己的情感外露而出。那是隸屬於裁判所的裁判員，而約書亞深知那只代表了麻煩。

「先生是巡守這一區域的騎士吧——」裁判員露出了那個禮貌、充滿距離的微笑，「您是否認識叫做漢娜的女子呢？」

冰涼的刺激感再一次逼迫著他張開了眼，他勉強甩了甩頭，試著將潑到臉上的水給弄下。約書亞深吸一口氣，他試著呼吸，但卻覺得自己沉重的幾乎難以喘息；他試著思考，但卻覺得自己頭疼的幾乎難以計算。

「先生，我們的問話還沒結束。」神職者依舊微笑著。約書亞的視線低垂而下，他已經多久沒有進入睡眠了？他可以感受到腦子幾乎無時無刻都被睏倦給佔領，現在的他或許連握著劍的手都會顫抖。

「……不好意思了，我稍微出神了，您可以再說一次嗎？」青年輕輕說道，聲音中是藏也藏不住的疲憊。

「請問您是否認識叫做漢娜的女子，或是你是否知道藏匿她的人？」神職者貼心地再次說道。約書亞眨了眨眼，緩慢地處理對方所說的言詞。

「喔，對。沒有，我從沒聽過你說的那位漢娜小姐。」騎士深吸了一口氣，他的舌頭幾乎快要打結。審訊室那潮濕腐敗的空氣流入了他的肺腔，他強撐著眼皮，但約書亞深知自己撐不了多久，直到男人再次帶著微笑開口——

「阿比蓋爾，對吧？」

約書亞咬住了自己的舌尖，不讓自己發出一絲聲響。

「先生，您曾經被女巫給迷惑過吧，想必您一定知道被那些有罪者給迷惑的痛苦。」神職者視線低垂，嘴角的笑容終於掉下，好似真心在憐憫騎士一般。

但騎士卻只感受到一陣惡寒與作嘔，可他一絲一毫也沒展露而出。

「如果您有任何的線索，請務必提供出來。我們的目的皆只是保護更多迷途者不被撒旦與其眷屬迷惑。」

閉上眼睛，他清楚知道自己已經不再睏倦。他藏在椅子下的手狠狠緊握，掌心幾乎就要掐出血來，遲鈍的疼痛刺激著已經清醒的大腦。

「不，就如我先前所說，我並不認識名為漢娜的女子，更不可能去藏匿她。」

「我也誠心希望能夠保護那些迷途之人，但我真的沒有任何一絲情報可說。」

他的語氣中仍然是那份平靜、仍然是那份睏倦。那雙深藍色的眼睛直視著神職者，那片深海中藏著誰也看不見的火焰，如同燒熱的碳一般無聲燃燒著。

「……是嗎，那真是太可惜了。」神職者再次勾起嘴角，佔了起身並朝門外走去。約書亞能看出男人並沒有百分之百的相信他的言辭。

但那不重要，他知道對方最終仍會幫自己開啟離開的大門。